用文字定格先烈青春的样态

——读孟献国短篇报告文学《李征明的家与国》

□ 陈法玉

文艺评论

孟献国的短篇报告文学《李征明的家与国》,是一篇以情感人、以事动人、以小见大的优秀作品。它通过采访先烈亲属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,用文字定格抗美援朝战士李征明的青春模样,以“家”与“国”的双重视角,完成对革命先烈一次深沉的致敬与祭奠。

李征明出生于江苏宿迁的一间茅屋里,牺牲于朝鲜五圣山的硝烟中。七十多年过去了,他23岁的人生,凝进了七封手绘家书和一段战场传奇,化作一座永远耸立的丰碑。孟献国的《李征明的家与国》,正是用文字为这位英烈重构了一段完整的生命轨迹。李征明,不是烈士英名录上一个冰冷的名字,而是一个会画画、教妹妹学朝鲜话、曾在战前向战友发起竞赛,还会和弟弟许下比拼约定的鲜活青年。这篇作品的价值,在于它用笔锋定格了先烈最壮烈也最温柔的青春样态,让一个逝去的灵魂重新“站”在读者面前。

《李征明的家与国》通过对“家”与“国”的一体化书写,表达了对“家国情怀”的深情叩问。抗美援朝,“保家”与“卫国”,在李征明身上本就是一体的。他本可在家乡教书绘画,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,却选择扛起枪,跨过鸭绿江,抗击侵略者。他写给家人的信里满是温情,一旦直面敌人的枪口,便轻伤不下火线。作者借这份温情与壮烈的鲜明对照,揭示了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家国信念: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“先有国,而后有家”。李征明的英雄事迹不是个人悲剧,而是舍小我、为大我的自觉选择。

作品挖掘了“青春与牺牲”这一永恒主题。李征明牺牲时年仅23岁,生命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,作者让这一定格变得具体可感——他会画画、会写诗、会逗妹妹开心,是一位才华横溢、热爱生活的青年。正因为我们看见他青春的丰盈与美好,所以他洒尽最后一滴热血的牺牲,才愈发令人震撼,为之扼腕。所谓“定格先烈的青春样态”,正是要告诉后人:英雄并非天生,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,一样怀有理想、心存牵挂、饱含深情。只有如此,他们的牺牲才愈显伟大,他们的青春才值得世人永久铭记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作品完成了从“家族记忆”到“国家记忆”的主题跨越。李征明的七封家书,最初由妹妹李曼悉心珍藏,是一家人珍贵的私人遗物;2020年在线上展出,迅速成为“刷屏”的“公共记忆”;后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、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,它们便升华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作者敏锐捕捉到这份记忆由私人走向公共的演进脉络,并借李曼之口抒发这样的感念:“如今,山河无恙,生活奔小康,你的心愿实现了!满江渔火为你点亮……”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,从小家到大国,从一封封家书到一座座丰碑,文章的视野层层铺展,最终我们记住的,不只有邱少云、黄继光、罗盛教、李征明等英雄,更有长眠在朝鲜战场的万千志愿军烈士。

当个体汇入英雄群体的浩瀚星空,李征明便成为英雄谱系里一颗闪亮而绝不孤独的星辰。他没能活着归来,却亲手画出一个更加强大美好的中国。而他的生命,被孟献国用文字重新点亮。

英雄虽逝,精神长存;青春模样,永远鲜活。

《李征明的家与国》的叙事结构十分精巧。全文分为三个部分:从“保家卫国,赴朝参战”,到“兄妹寻哥”,再到“家国情怀,代代相传”,铺就一条由战场到家庭,再到精神传承的清晰脉络。这不仅是时序的推进,更是主题的层层抬升,先叙个体命运,再写血缘亲情,最终升华为一个民族对英雄的集体记忆。三个部分环环相扣,将读者的情感一步步托举至崇高之境。

更为巧妙的,是作者以小见大的取材功力。他没有正面铺陈宏大的战争场面,而是抓住一个极其私人而具体的核心物象——七封手绘家书。这七封家书,既是文章的文眼,也是全篇的骨架。围绕这一核心意象,作者铺展全部叙事:信中以图画辅助表意的巧思;只叙学习、理想,刻意避开战场惨烈景象的克制;教妹妹说朝鲜话的温情;还有以军礼代替署名的动人细节。一支笔、一张纸、一封信,架起连通生死的桥梁,也串起全文的情感主线。文章不铺展宏大叙事,却处处见宏大;不喊空洞口号,却句句见精神。

作品对细节的遴选堪称精到。写母亲悲恸过度,数日之间,满头黑发尽数变白;写母亲寻子,颤巍巍地赶路,起早赶到乡里、县里;写战场惨烈,随手抓起一把土,便能拣出32枚弹片;一截不足一米长的树干上,嵌着上百枚弹头与弹片……白发、小脚、弹片,这些具体到近乎触目的意象,让抽象的历史、残酷的战场变得触手可及。

作者娴熟运用访谈、引语等纪实手法。他寻访烈士亲属李曼、李晖、李智,根据亲属口述,尽力还原那段烽火岁月。文章大量直接引用未经雕琢的当事人口语,如妹妹李曼说:“二哥,我好想你啊!”弟弟李智说:“二哥呀!这是我们共同的军功章啊!”这些朴素话语,比任何刻意的文学抒情都更具穿透力与感染力。作者以“寻访者”“见证者”的双重身份介入叙事,令作品兼具纪实的严谨与现场的温度。

从作品风格来看,这篇文章可谓温情与崇高兼具。它既没有将英雄神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,也没有沉溺悲情、难以自拔,而是在人间烟火与英雄主义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。

书写李征明,处处落墨于他的“人味”——他是家人口中的“二哥”,是用图画哄妹妹开心的兄长,是在信里教妹妹说朝鲜话的亲人……这些细节,让英雄走下神坛,可亲可感。

当叙事转向战场,笔触即刻变得庄重崇高——李征明第一次负伤,坚持轻伤不下火线;第二次负伤,终因伤势过重,牺牲在战场……寥寥数语,干净利落地定格了一个战士最壮烈的时刻。

温情让人走近英雄,崇高引人肃然仰望,两种格调交替铺展,形成文章张弛有度的节奏。与此同时,语言平淡含深情、素朴藏诗意,不追求辞藻华丽,于朴素表达中蕴藏动人力量,这也是《李征明的家与国》鲜明而可贵的特色。

陪母亲过立冬

□ 李树坤

立冬之前,气温渐降,吹来的风里,已添了些许凛冽。

在北方,立冬不仅是一个节气,更是秋收冬藏的交接之时。在我心里,立冬更像是属于母亲的日子。从前生活困苦,庄稼收成不好,立冬这天没有多少讲究,更谈不上仪式感,和平常日子并无两样。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我年年回老家陪母亲过立冬。

立冬是要吃饺子的。小时候,家里光景差,想吃一顿饺子,总要等到大年三十晚上。记得有一年立冬,母亲起了个大早。她把刚收的地瓜洗净切块,烧上一锅水,将黄澄澄的玉米面撒入锅中,搅上几搅,再放进地瓜块,盖上锅盖慢慢熬。不多时,玉米地瓜粥的香气便飘满了屋。我们姐妹几个围坐在小木桌旁,喝上一口热粥,玉米面的醇香裹着地瓜的甜润,顺着嗓子眼儿暖暖滑进胃里。

母亲说:“天冷了多喝点,立冬喝了这粥,一冬不冻耳朵。”

大妹妹满脸委屈地嘟囔:“娘,人家二丫姐家今天吃饺子。”母亲看了她一眼,没有答话,只把粥碗往妹妹面前推了推。若是平日,母亲多半会说:“那你去二丫家吧!”

吃过早饭,母亲想去河滩的菜园看看,我跟着一道去。白菜还蹲在地里,最外层几片叶子贴在地面,另有几层护着嫩黄的菜心。母亲蹲下身,扒开一棵白菜细看,说:“到小雪就可以砍白菜了,这些菜得捆起来,再不捆,菜心冻坏就糟蹋了。”

看完白菜,母亲又去看萝卜,青萝卜从土里拱出大半截,萝卜缨依旧鲜绿。母亲拔起两个递给我:“立冬的萝卜赛人参。拿着,今晚做蛋花萝卜汤。”我问:“娘,这萝卜能生吃吗?”母亲说:“当然能,不怕辣就尝尝。”我拿起一个咬下一口,辣得直咧嘴,母亲笑着说:“萝卜辣才好,通气。”

“九月不刨葱,十月一场空。”这个时节,最要紧的便是收大葱。母亲站在葱地旁,抬眼望望天色,又扒开泥土捏一捏葱白,说:“明天把大葱刨出来,趁封冻前放在院里晾一晾,编成葱辫挂起来,够吃到来年开春。”

时光匆匆,一晃几十年过去。我们姐妹几个,有的定居外省,有的去了市里,唯有我留在县城工作。村子早已变了模样。砖瓦房、小洋楼次第建起,柏油路平整通畅,农贸市场、商铺、超市一应俱全,冬日也能买到新鲜蔬菜。购物固然便利,可母亲偶尔上街,还是舍不得买鲜肉,只挑些萝卜青菜。有一样始终没变:每到立冬,她依旧要用新鲜玉米面熬一锅粥,只是地瓜放得少了,山药、红枣、莲子添得多了。

说起立冬,我想起了“方过授衣月,又遇始裘天”,还有那句“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”。这般想来,古人过立冬,也不过是添一件寒衣,围炉吃上一口热食。相隔千年,我们吃的、用的虽大有不同,但盼一家人团聚的心并无二致。

立冬又至,我们约好这天回老家陪母亲吃饭。母亲年岁大了,不能再让她操劳。一家人一起包饺子,依旧是白菜猪肉、韭菜鸡蛋两种馅,再炖一锅排骨,烧上母亲最爱吃的白菜豆腐。

四十余年笔尖起落

□ 石冰

11月8日,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,这本是一个寻常日子。可对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而言,这一天有着特殊分量。2000年8月1日,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同意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请示,确定每年11月8日为中国记者节。2026年中国记者节,对在新闻一线耕耘四十余年的我而言,意义格外不同,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在岗新闻人的身份度过记者节。

独坐案头,思虑良久,总想写下一点文字,记下一路感慨与期许。时光悄然流淌,心头一阵恍惚。这般心境,与初次外出采访时的激动形似而神不似。泪眼婆娑间,数十年的采访画面在脑海里回放,我多想把每一段采访经历细细重温,趁着思绪万千,便提笔写下这篇文章。

印象里,我先后申领、换发过七本记者证,每一次都心潮澎湃。新闻工作者是我安身立命的职业,也是我甘愿倾注青春与心血,无怨无悔坚守一生的事业。我的记者生涯,最早可以追溯到17岁,那时我在泗洪县石集乡担任通讯员,是一名“土记者”。

20世纪80年代,17岁的我高中毕业,未能进入高校,仍是农民身份,扛起乡镇通讯员的担子。乡镇通讯员,也就是大家口中的“土记者”,活跃在新闻宣传最前沿,曾是新闻队伍里不可或缺的力量。他们肩负记者的职责使命,带着泥土气息,守住新闻本真。

抵不住新闻事业的感召,我一边在家乡的黑土地上耕耘劳作,一边读书看报、收听广播、奔走采访、伏案写稿,写乡里乡亲,叙田间故事,传播文明新风,记录身边变迁。

脚踏泥土,心自安稳。1992年,我从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)新闻专业毕业后,放弃留在省级新闻单位的机会,回到泗洪县广播电视局,成为一名一线记者。

《20万民工会战西南岗 泗洪计划改造中低产田20万亩 增产粮食7.5万吨》《三万头牛马云集 八千头交易成功 泗洪上塘“骡马大会”盛况空前》等报道,聚焦西南岗耕地条件改善,捕捉泗洪发展脉动,记录群众奔赴小康的脚步,陆续刊发于省级、市级党报,鼓舞了党员干部群众。

《减额抓大户 减面抓小户 控制新亏户 缩减老亏户 泗洪工业企业扭亏工作成效显著》《假酒如虎 酿家难当 宿迁酒厂受假冒危害陷困境》等稿件,关注地方国企生存发展,助力企业纾困脱困,也是那段岁月里我最为牵挂的选题。

《瘫痪少年张全良牵动泗洪众人心》《人民广播热心为民寻亲 两岁幼儿重归父母怀抱》,叩问新闻人的良知;《管理好洪泽湖 保护好水产资源》《爆竹——有待认识的公害》,聚焦生态保护与长远发展,为地方可持续发展发出呼吁与呐喊,以理性前瞻的剖析,承载着20世纪90年代新闻人的责任与担当。

1996年7月,经国务院批准,设立地级宿迁市,一纸调令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,让我站上更大平台,去追寻新闻理想。镜头中,我定格下许多动人瞬间——非遗项目“天岗锣鼓”的传承人放下农活登台,脸上还沾着泥土;洪泽湖上第一所水上小学的阎成米老师,夜坐船舱,啃着干饼备课;“泗水国”遗址、顺山集遗址发掘现场,专家埋首考古,废寝忘食;保安吴品立拾得105万元巨款,焦急寻访失主;非法注水猪肉加工窝点杂乱不堪,嫌疑人伸手遮挡镜头;在“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”上塘镇垫湖村,中央一号文件落地后,村民眼中燃起的希冀……

回望四十余年新闻从业经历,七本镌刻时代印记的记者证,数十本省级以上新闻获奖证书,一部38万字新闻纪实专著《泥土芳香》,一部26万字散文集《那年那月》,还有珍藏在箱底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“从事新闻工作30年”荣誉奖章,共同见证我的新闻之路——从田埂地头走出来,到奋斗在市级媒体一线,再到带出一批批新闻骨干。身为一名新闻人,脚下不染浮华,勤勉的笔端始终连着人间烟火,变焦的镜头永远对准最动人的真实。

这是我在岗度过的最后一个记者节,却不是新闻之路的终点,而是一个与文字、与乡土故事相伴的全新起点。挥手作别的,只是在岗记者这一重身份,我对新闻事业的热忱,永远不会停歇。创办运营已经月余的“宿事今说”微信公众号,接续起这份热爱。往后岁月,我将继续记录这片土地上的那年那月、那山那水、那人那事,以及那些不曾远去的鲜活故事。

栾树染醉汴河秋

□ 张亚楠

10月下旬的风漫过汴河旁的湿地大道,夏的余温彻底散尽,河水漾开清凉的波光,河岸上两排高大的栾树,正把泗洪的秋稳稳举在枝头。

白鹭贴着河水低低掠过,一声轻唳,便远远地飞去。抬眼望栾树,树冠是浓密的深绿,大半叶子还守着夏的苍润。只是秋光浸得久了,叶间夹杂些许浅黄的老叶。枝头最惹眼的,是那一串串蒴果,不再是9月那种娇嫩的粉,多数已经晕成沉甸甸的胭脂红色,像千万盏纸灯笼悬在高空。细碎的黄花早已寥落,偶有一两朵残存,风一来,便悠悠坠向河岸草地。

树下是人间烟火。不少栾树果被秋风摇落,散落在步道与草坪。孩童蹲在地上,指尖拨弄着满地的果荚,捡起那些颜色尚红的灯笼,攥在手心,把一捧秋天的颜色收进掌心,笑着奔跑向前。不远处的草坪上撑开几顶帐篷,来露营的人闲坐栾树下,看河水缓缓流淌。风干的果荚簌簌作响,偶尔落在帐篷顶上,一声轻响,便融进汴河的秋风里。城市的喧嚣被阔大的树冠隔在远处,只剩河畔独有的松弛。

我读过史铁生的文字,还记得他写地坛的栾树,说那精巧的小灯笼,就连成年人也忍不住捡一个,还想再捡一个。从前只在纸间想象,如今站在汴河岸亲眼看见,才懂那一份触动。栾树从不是名贵佳木,春夏默默伸展枝叶,不与百花争艳。待到秋深,才把积攒一季的色彩尽数捧出。

10月底,一部分“灯笼果”风华正盛,一部分已经风干老去,准备坠落泥土。繁华与寂寥,就这样并存在同一棵树上。

风穿过栾树枝条,落地的果荚在草地上轻轻滚动。古汴河流水滔滔,多少旧事随波远去,而栾树岁岁如期赴约。它看过河上朝朝暮暮,看过白鹭来来回回,接纳孩童的嬉闹,包容树下人的闲散。一树灯笼,有的热烈,有的枯寂,却都是生命真实的模样。

草木如此,人世亦是这般。没有永远盛放的光景,有鲜亮璀璨,亦归于平淡。不必畏惧由盛向敛,绚烂过后从容沉淀,也是生命的一种圆满。

汴水流淌,栾灯耀眼。汴河畔这一树栾色,是秋写给泗洪大地的信,也藏着平凡日子里温柔而坚韧的人生况味。

修车记

□ 许振东

宿迁 街东巷西

电动自行车轻便灵巧,早已融入生活,成为大家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。不少人都遇到过轮胎漏气的烦恼:胎压不足不敢上路,隔三岔五就要补气,常常扰得人心烦。

一天清晨,老伴准备骑电动自行车去买菜。她到车库推出停放了一夜的车子,发现前轮微微发软。“又漏气了。”老伴轻声自语。这一回,她没有像上次那样只充一点气,打算请师傅好好查一查漏气的原因。

修车师傅正低头看手机,抬眼打量了一下车子,随手从脚边的工具箱拿出一瓶自补液,在老伴面前晃了晃,介绍说:“把这个灌进轮胎,眼下的问题就能解决。往后要是被钉子、碎玻璃扎破,液体还能自动封住破口,不容易漏气。”老伴心里暗自犯疑:“真有这么灵?”

修车师傅把一整瓶自补液灌进轮胎。老伴付了二十元,心里却依旧半信半疑,骑着车去菜场买菜。

不料才过短短几天,我骑电动自行车去接外孙,察觉到前轮又不对劲。趁着外孙打球的间隙,我推着车找到附近另一家修车铺,在这里遇到了一位全然不同的老师傅。

这家修车铺不大,生意却红火,门前停着好几辆等待维修的电动自行车。

等老师傅把手头的活计忙完,我向他说明轮胎漏气的情况。他应了一声,上前检查轮胎。我留意到他左腿有残疾,走路微微跛着。拧气门嘴保护帽的时候,他眉头轻轻一皱,抬眼看向我:“这个保护帽拧得太紧了。”取下保护帽,他又仔细端详片刻。

听他这么说,我心生疑惑:如果气门嘴保护帽只是轻轻拧上,容易滑丝脱落,理应拧紧才稳妥,怎么反倒成了问题?

老师傅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,把取下的保护帽放到我的掌心,又从抽屉拿出一枚新的递给我,让我对比看看二者的差别。

两枚都是黑色,粗看并无二致。见我看不出门道,老师傅一边给轮胎充气,一边讲解气门嘴的工作原理:“气体通过气门嘴充入轮胎,只进不出。打气时,气体被压进轮胎;打完气,内部的胶圈随即封住通道;想要放气,按下气门嘴中间的顶针即可。”

讲完气门嘴,他又说起保护帽:“你这只旧保护帽顶部向内凹陷,我给你的那只,顶面是平的。”原来,保护帽只需轻轻拧到位即可。不少人以为拧得越紧越牢靠,殊不知用力过猛,帽底会一直抵住气门芯中间的顶针。久而久之,气门嘴内部密封失效,轮胎便会慢慢跑气。

充好气,老师傅给气门嘴拧上新保护帽,却没有就此停手。他站起身,打算把整条轮胎再仔细检查一遍。他端来盛着清水的瓷盆,轻轻放倒电动自行车,将轮胎架在瓷盆上方。

老师傅坐在小板凳上,拿起湿毛刷,对胎面、胎侧、气门嘴周边逐一进行检查,看有没有气泡冒出,神情专注,仿佛在做一件要紧的事。随后,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:“轮胎完好,没有扎破漏气,漏气的根源就在这枚保护帽上。”

“多少钱?”我掏出手机,准备扫码付款。老师傅连忙摆手:“车子没大动,一个保护帽不值钱,不用给了。”

一晃大半年过去,老伴或许早已淡忘这段车胎漏气的小插曲,但每当我骑上这辆电动自行车,总会不由自主想起这位厚道的老师傅,心底漾起一阵暖意。

梧桐巷

主编:顾园园
邮箱:sqswtx@126.com